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媧石  
第十四回 捉革命追趕女豪 屠男類截殺古渡

話說瑤瑟被眾差役所趕，來到一條大河，河水揚揚，一望無際。後面馬蹄撲撲，喊聲大起道：「革命黨，快快下馬受縛！」瑤瑟歎道：「前無進路，後有追兵，今番死也！」正在沉吟之際，忽見夕陽斜岸，咿唔一聲，蘆葦之中，搖出一隻船來。船上一個婦人，赤著雙足，抹一臉白粉。身穿一件紅綢緊身，衣頭上亂插野花。手中搖櫓，口裏唱著《二郎歌》來道：「大郎不愛錢，一生窮困死，二郎不愛命，疆場革裹尸。咱老娘憎命又憎錢，生性正愛打不平。赤洗世界賤男子，掃盡奴才根！根！獻忠爺報天恩。」瑤瑟大聲叫道：「那位娘子把船攔岸來，渡我過去！」那婦人聞言，對著岸上把瑤瑟一相，微微笑道：「你是逃難之人，咱老娘有好艙，有好舩，坐得人，渡得馬，要與咱老娘多少銀錢？」瑤瑟叫道：「好娘子，銀錢多少不論，快快渡我過去。」那婦人微微點頭，瑤瑟牽著馬跳上船去。剛纔開得兩丈，一陣響聲，差役已到。一聲喝道：「快快把船與老爺攔岸來！」那婦人答道：「快快把岸與咱老娘攔船來。」瑤瑟戰戰兢兢，哀求道：「娘子可憐我是逃難之人，切莫攔岸。少時重重謝你。」那婦人微微點頭。差役又喝道：「兀的艙婆，敢莫載著革命黨，還不快攔岸來！」那婦人微微笑道：「革命膽，革命腸，咱老娘都載了，止是不攔岸。」岸上差役大怒道：「兀的瞎眼艙婆，老爺奉了縣大人的公幹，你不攔岸，老爺便要你死！老爺明日便封了你的鳥船。」那婦人又微微笑道：「咱老娘生長蘆花邊，閻羅的嬌媳，上帝的愛女，長子大彼得，次子拿破侖，霸王是我釜中肉，黃巢是我刀下鬼。船便不攔岸，看你咬了咱老娘幾根大莖毛！」忽又一個差役大聲叫道：「呵呀！原來是搗命母夜叉三娘子。三娘子，失敬，失敬！你且攔岸，我們止拿命革命黨，得了賞金，盡數與你。三娘子，認得在下張虎麼？」那婦又冷笑道：「咱老娘一雙豬獠子，難道是人是鬼都不認得？好孫子，莫妄想罷！閻王面前那有放回的鬼。這是咱老娘七祖八代，想不到，撞不著的。」說罷，盡力搖櫓，那船彈也似流到河中來。瑤瑟驚定，揮汗說道：「難得這娘子救命之恩，差些兒便撞著。」看那岸上差役，也有沿河找船的，也有立馬四望的，少時都不見了。

止聽得那位婦人口裏又唱著歌道：「擒賊須擒王，殺人須殺男，入刀須沒柄，抽刀須見腸。」瑤瑟想道：這位娘子唱得這樣雄武歌，果然是位俠女。不爭如此，怎能救得我臨頭患難？我瑤瑟真是天幸。設想未了，忽聽得那婦人又唱道：「咱的兒，咱的孫，大鬼小鬼動鬼兵，趕得野豬進圈來。大鬼啾啾，小鬼驚驚，咱老娘起了殺人心。殺！殺！殺！」瑤瑟聽了大驚，不知高低，叫聲：「不好！我瑤瑟方脫狼口，又落……」止聽得那婦人將櫓一擲，走進艙來，取出一把板刀。金光四射，叮噹一聲，擺在瑤瑟面前道：「好野豬，今夜也落在咱老娘手！還是要科甲，還是要捐班？」嚇得瑤瑟魂不附體，說話不得，渾身發戰，冷汗淋漓。移時止得賠笑，說道：「娘子休見笑。甚麼捐班？甚麼科甲？」那婦人平空一聲雷吼道：「誰與你笑來！咱老娘是個無情狗面皮，有名搗命鬼。要捐班時，好好將金銀拿來，咱老娘潑風也似一板刀，與你送終。若要科甲時，咱老娘與你一品狀元，三鼎魁甲，砍你一十八片板刀，與你一個十八學士。」瑤瑟止得伏在艙內，哀哀乞命道：「娘子，我與你往日無冤，近日無讎，姊妹同胞，兄弟同祖，可憐我逃難之人，饒恕則個。」那婦人越發怒道：「胡說！咱老娘半個都不饒！不說姊妹倒還罷了，說起來，咱老娘的姊妹，被你們壓了兩千餘年，拉著夫綱牌調倒還威風。咱老娘今夜正要與姊妹報讎雪恨！」瑤瑟又哀告道：「娘子你錯看了，我外雖男裝，內實女身。可憐見姊妹分上，饒恕則個。」那婦人怒憤憤走進前來，取著板刀在手喝道：「你再辯來，咱老娘砍你做三百六十四根肉絲，有塊的也不算。」

瑤瑟沒法，仰天歎息道：「唉！我瑤瑟刺後不成，出京以來，東奔西走，不曾替國家做半點事業，今夜橫死在此。噯！秦夫人，止算是你無眼，我無命了！」那婦人聞言，按著板刀細聲問道：「你方纔說甚？你莫不是刺胡太后的瑤瑟麼？」瑤瑟道：「要殺便殺，何必再問！刺胡太后的，區區便是。」那婦人慌忙丟了刀，跪在船上。拜了又拜道：「咱的親媽，何不早說，險些做出不義的事情。」瑤瑟見這情景，正如白骨逢甘露，枯魚遇江水，驚定轉喜。慌忙扶著：「娘子貴姓大名？為何如此大禮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咱姓魏名水母，排行第三，渾號搗命母夜叉三娘子。大姊名山精，渾號花面閻羅。二姊名社狐，渾號豬愁姑子。咱們三個姊妹，立定主意，做些天理人情，專門搜殺野豬，不許世界有半個男子。所以三人分頭行事，大姊專在山野，截殺路男。次姊專在城市，盜殺居男。止在咱最不肖，止在古渡野泊，誘殺舟男。今兒見娘子男衣男服，疑道是個野豬，所以做下這彌天大罪來。娘子今既至此，且到捨下一敘，咱還有義姊妹數人，也要見娘子一面。」瑤瑟大喜，欣然應允。

幸得是夜月明如畫，照得滿江上下通白。水母女士緊若衣袖，把那船一櫓一櫓搖進對岸一個小汊，彎彎曲曲來到一個所在。繫了船，二人牽著馬，上得岸來，沿著小溪行去。月光下照得夾岸櫻桃萬本，果實累累，大可如碗。移時到一洞口，渡石橋，止見裏面朱樓高聳，紅牆縈回。二人將馬弔在楊柳枝上，循廊而進。遠遠地聞洋琴聲、風琴聲、意大利橫笛聲。忽聞一人拍手笑道：「二姐歸矣！」正是：

入洞未經父老問，隔花先見女仙容。  
欲知這人是誰，且俟下回分解。